



刘洋 与里约奥运会请出了超模吉赛尔·邦辰做职业生涯最后一秀有些类似,在上一届的伦敦奥运会的上,本已明确表示不再饰演憨豆先生的罗温·阿特金森再次出山,穿越进经典奥运电影《火的战车》中的场景,与主人公们一起进行海边跑步比赛。《火的战车》在1982年获得了第5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等一系列大奖。影片除了为我们回顾了英国短跑健将的励志故事,创作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主题曲以外,更值得称道的是影迷们带来了影响至今仍方兴未艾的“遗产电影”热潮。从“贵族文化复兴”的角度来说,《火的战车》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开启了影视文化对欧洲文化遗产的再现工程。

《火的战车》背后的故事

派往中国的传教士,所以他有一个中文名字李爱锐。1902年,李爱锐出生在天津有名的马大夫医院。5岁时随父母休假期回国。受到家庭气氛影响,除了田径特长以外,李爱锐还是一个坚定的基督教徒。1924年夏,第八届奥运会在巴黎举行,李爱锐本来已经在国内夺冠,并代表英国参加田径比赛。但因为100米赛跑安排在礼拜日举行,考虑到他的宗教信仰,顶着本国批评谩骂的压力,李爱锐决定放弃比赛。关键时刻,曾经的手下败将,犹太青年亚伯拉罕接替了他夺得项目冠军。而李爱锐也与队员调换项目参加了400米比赛并一举夺冠。结果,一对朋友一个战胜了歧视获得了尊严;一个坚守了自我捍卫了信仰。电影告诉人们,奥运奖杯不仅是简单的比赛,更是一个人证明自我、实现自我的终极追求的体现。这种人文、人本的精神,使得影片推出后旋即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极大好评,并借由奥斯卡的肯定而流行全球,成为时代经典。而电影主人公李爱锐,在取得奥运冠军之后,怀着对中国的眷恋,回到了出生地天津执教。此后,李爱锐到河北肖县传道,却被日本人关押到了山东潍坊的日军集中营。在艰苦的环境里,他仍坚持教授青年学习知识。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李爱锐病逝于集中营。他把短暂的生命贡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相比奥运的荣光,或许他在中国的岁月更符合他心目中的价值依托。奥运的狂欢时刻又至,愿更多国人能够记住这位奥运健儿,并非因为一部电影,而是为了他对中国的爱与奉献。

诗的倾诉 总会给心灵带来阳光

本报记者 欧阳

喧嚣中的寂静之声

有人问诗人朵渔,是诗歌死了还是诗人死了?诗人回答说:是读者死了。换个角度看,不是诗人被读者抛弃了吗?不过这些不重要,一名真正的诗人,未必需要读者。

诗歌一下就热闹起来了。这话是陈词滥调,但又不是完全是。7月的最后一周,《为你读诗》在北京举办了夏季诗歌音乐会,这不是她第一次在线上和大众牵手。自2013年“六一”推出微信公众号以来,《为你读诗》几乎每天都会为听众奉献各类人士诵读的诗作;参与者既有大腕明星、行业翘楚,像祖宾·梅塔、濮存昕,也有寻常读者和国家元首,如丹麦女王。据称,经过1000多期的浸润,公众号已有数百万粉丝关注,而这些经典演绎累积的浏览量已达数亿次,这足以掀起诗歌热潮——日前的《卜之琳诗三首》播放量就逾20万次。

诗的诉求从未消亡,从边远的地头,到现代性包裹的橱窗,顺口溜、民谣以及旧体诗和新诗章,一直在式微的叹息中坚韧地生长。“突然”冒出个现象级的公众音响,是传统意义的复归?还是诗意的追寻的再次起航?

昔日不会再来

行迹工人群体多年的朱哥辉曾是诗人队伍的一员,律诗、词牌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巨潮,“我还是出过力的,虽然没有诗人的天赋。诗写过,更主要的是,读诗、抄诗,诗人的情怀就是我们的情怀。”他说。不说那些成名的新诗,朦胧诗、海子,甚至是汪国真,名头之外,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现在的诗完全不能和那个时代比。“因为工作关系,比较了解基层的文化活动,现在所谓诗很多都是口水话”,有点把乡村打油诗带进城的味道。

说到《为你读诗》展现的“严肃”现象,“我不知道,现在网络那么繁杂,不可能什么都关注。”朱哥辉坦言。至于诗,如果不是品味的装饰,就应该有讲解。“我觉得只有朗诵是不够的”,现在喜欢诗的“兄弟们”更需要讲解和感悟,不只是文字和语言,对诗歌的意境、象征之类的内里韵味,很多受众缺乏认知。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景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的诗歌情势再热络,和那个年代也不是一个平台上的话题,没有可比性。试想,连找异性朋友都要说“爱好文学”,彼时诗歌的地位可想而知。那时候价值、理想符号是单一的,不管怎么说,单一形态的投影不是常态。情感宣泄,寄托当然有,但更多的是品位附带的个人价值体现。

的确,当人们有多重选择的时候,不会留驻在单一的情境里,就如民谣,有味道,但喜欢的总是少数,这些大概是多元化吧。况且,诗歌也许是个人化的,是写给自己的。

“我只是独自叩问,写诗是非常个人的事,我的情思表达、情绪宣泄,不需要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公务员吉宏有着更长的写诗历史,前些天还看见他发布的作品。屈指算来,从知悉他写诗以来有30多年了,但不知是否刊发过诗作,他如有心是可以获得发表机会的,但那么多年来,我虽然没问过,感觉他似乎没有那种刻意的追求。

现在诗歌起风,你有关注那些活动吗?对于记者的问题,这位业余诗人表示:自己诵读是一回事,那些网络上对诗歌起哄的事件不会入眼,“也不关心那些打着读诗名号的活动”,诗歌终归不是流行娱乐,像流行音乐那样,即使有轰动效应,假如不是商人引导人群盲动,那也是个体在不经意间,在并无联系的个体之间,形成的无意识集合效应,非群体有意营造的景观。

社会浮躁很多年了,“我需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让心灵倾听自己寂静的声音。”这大概是他不屑折腾发表作品的缘由吧。城市是躁动的,你必须摆脱动物的心动。然而,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回避不安,也许你很努力,但焦虑仍旧如影随形,比如工作,现在没新几年的网络也露出没落的疲态,这不是个人能预判和改变的,加上房子、孩子等一系列问题,您如何不被这些令人不安的东西束缚住?是诗歌,也许是摇滚音乐……在安静的夜晚坐下来写诗、读诗,让疲惫的心暂时卸下生活。吉宏如是说。

我们不能把心灵托付给金钱,实际上财富也担负不起灵智的欲求,要慰藉焦虑的灵魂,就须有片刻宁静和空寂的时光,让心绪在空灵的荒野,带着寂静的弦音,自由飘荡。无字、无声的诗,不需要他人的回响。

在情趣和品位之间

专业人士总有异乎常人的洞察。最近这些日子突然发现朋友圈诗意兴隆,各式各样的话唠开始说诗、传播诗。你要不问,我还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对记者关于诗歌现象的问题,作家冯良很有感触的样子。前两年的诗歌“乱象”无话说了,这次朋友们转的音视频都是名人大作,“我还真想了一下”,觉得情趣的可能性更大,不好用品位、价值诉求来定义,大家卡拉OK唱腻味了,改

口味。基于对朋友的了解,如果真有素质、情操上的追求,那么多大部头的名著,“你随便读哪一部,都比几百首诗强。”长篇的东西没耐心看,拿着短小的趣味碎片招摇一下,诗歌正好应和了这些特征。

从另一个角度讲,新诗的随意性和感官化表达,也适合大众操作,中国几乎没有有长篇的叙事诗,所以大家都觉得诗歌不需要思想和历史、文明的审查,再加上乡土口语化的韵味作品经久不息,网络话语权的轮转,精英沦为弱小群体,所以一直高雅的诗歌其实已经没有办法来论说了。

虽然倾向于情趣更替,但作家同意正面的意义,安静下来品诗总比到餐馆喧嚣要好,既然我们被文化雕琢得喜欢和李白、杜甫交流,那么找个隔壁的王二谈谈诗也不错,真能够把他内心的那根弦拨弄出声,就会有应和的声音,或许能带来“高雅”的重张。不过就如资料给出的数据,三五百万粉丝远不如一个靠脸吃饭的网红,不过,有总是比没有好,我当然希望诗歌能给这个社会带来诗意的生活。

反问一下,你不觉得有诗意的生活才会有诗歌吗?作家问。

我不知道她所指的是现实图景还是心灵投



漫画:赵春青

纪念彦涵诞辰100周年大展北京举办

本报讯 7月23日,适逢彦涵诞辰100周年之际,由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永远的战士——纪念彦涵诞辰100周年”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既以时间为线索反映他不同时期的创作与探索,更体现了他艺术生涯的多彩面貌。三百余件作品配合文献史料,构成彦涵先生艺术人生的宏览,彰显了老一辈艺术家对艺术与时代的关切。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彦涵这位永远的战士走过硝烟,又走过沧桑,始终为真理而战,最终成就了艺术生命的永恒。”作为2016年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彦涵先生家属将其的108件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成为中国国家艺术宝库的永久收藏。(文艺)

儿童剧《时间森林》用魔幻演绎现实

本报讯 8月25日,首部魔幻现实主义原创儿童剧《时间森林》将作为第六届中国儿童戏剧节闭幕大戏在北京怀柔剧场首演。

儿童剧《时间森林》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继《天蓝色的纸飞机》《绝对小孩》《特殊作业》等剧目之后的又一现实题材儿童剧力作,“一部好的儿童剧绝不只是为孩子带来欢笑,而是能引导孩子去思考。”导演熊来欢说,尽管绝大部分的剧情都发生在虚构的时间森林中,但这恰好能让观众从现实中抽身出来,去思考发生在身边的一些问题。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尹晓东说,原创大戏《时间森林》首次尝试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来阐述时间的意义,希望能够引发大小观众对时间的思考,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和追问。(耀仁)

现代评剧《火种》在京公演

本报讯 (记者兰德华)近日,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和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以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成立为题材编排的现代评剧——《火种》在中国评剧院大剧院演出。逼真生动的舞台效果,气势恢弘的历史再现,引来观众喝彩。

现代评剧《火种》由河北省衡水市委宣传部、衡水市文广新局等部门组织编排。艺术家们以深厚的表演功底和精美的人物形象,将安平县城村青年弓仲勋受革命先驱李大钊派遣到家乡发展农村党组织的艰辛历程演绎得活灵活现,为上千名首都观众带来一场红色历史题材无与伦比的视听震撼。

言论

少来点明星,多提高质量

子杨

最近,一部改编自网络小说的电视剧《如懿传》号称男女主角片酬合计1.5亿元再次引起业界震惊。明星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很多人看来,明星的工作就是“展示休闲”,在“吸引力”成为一种经济产出的当下,明星占有的社会资源具有了异乎寻常的垄断性。

在今年公布的福布斯名人榜收入上,真人秀明星全·卡戴珊因为“Famous for Nothing(毫无建树而出名)”而年入5100万美元。她只是在电视和网络上公开了自己的私生活,就获得了如此高额的收入,理由也无外乎开发了关注用户的产值。从这个角度看讲,面临国内互联网5.14亿的网络视频用户,电视剧《如懿传》男女主角片酬合计1.5亿元,似乎又显得可以理解。毕竟,除

了传统的电视媒体,电视剧的播放渠道借助网络获得了广泛的延伸,而明星作为“关注度”经济的第一道门槛,自然首当其冲成为了获益者。

然而,明星天价片酬的现象虽然有其市场合理性,但是注意力和吸引力都不是永久的,更不是万能的。明星如果不依靠自身“有形的手”引领市场“无形的手”,而只想享受市场为自身带来的巨额利润,非但不能实现个人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或许还会沦为市场的棋子,被榨干最后一滴剩余价值。

由于网络等新媒体竞相加入娱乐工业,各类视频节目层出不穷,电视剧、网剧竞相争抢。产业发展既使大众和制作者受益,也使资本集中现象愈演愈烈。大量热钱的投入,投资额度争相竞赛,无疑都是“以大搏大,赢者通吃”的思路。市场“快产快销”的惯性,自然把明星推向了前台。研究明星产

业的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康婕认为,“因为有市场、有票房、有收视、有点点击率,如果不使用这些明星,那你就需要在内容上下功夫,如果剧情质量、节目品质、人物设置上面撑不起来,那就只能先靠明星撑眼球,至少宣传时还有一个新闻点,能撑热度。”然而,市场的情性和快速收回成本的要求却很难要求制片方能够具有“工匠精神”,认真打磨其影视作品。作为硬通货,明星就成为了他们手里打出效率最高的一手“好牌”。

不重视供给侧,提高内容生产的质量,唯靠明星撑场面,致使一些知名影视公司公布年度拍片计划时,竟然连计划制作的故事梗概都拿不出来。成本远高、周期缩短、资本逐利,这就造成了《封神传奇》这类群星荟萃、阵容空前的大片却一再沦为市场弃儿。在电视和网络界,明星虽然可以创造一时的热度,但类似《跑男》一类靠明星密集轰炸的节目,却在收视率上逐渐走低。而《奇葩说》这种生产

内容的网络节目却可以依靠节目生产明星,而非消耗明星的市场价值。

反观国际上的一些巨星,虽然他们拍摄一部大片可以拿到数千万的天价片酬,但他们仍然愿意自降身价,甚至是自己掏腰包参加独立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创作。实际上,任何明星都是依靠内容生产才能带动自身特殊的价值。没有新剧推进,韩流明星李敏镐、金秀贤几个月就被新星宋仲基取代。国内顶级明星,也需要争取机会与大导演合作,通过主演严肃的剧情片而稳固自身的星光。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星天价片酬现象非但不是明星的过错,相当程度上甚至是明星们的陷阱。显然,影视娱乐产业的高度发展并非一路光明,天价片酬暴露了资本逐利、无心内容的制作乱象。在提倡“工匠精神”的今天,观众何时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内容而非形式,或许才能够倒逼制片商精耕细作,少来点明星,多提高质量。

射,二者应该是可以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就像情趣和品位,难道是可以分离的吗?

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诗人们喜欢用海德格尔的这句话来说诗,但我觉得哲学家是指审美判断,正如他心目中的对手黑格尔所言:审美判断是普遍的,必然的。

所以,即便是我们身在现代生活铸成的欲望列车上,但还是会忍不住在大地上播种诗意,她为人类呈现了无形的尘世之美,带给我们灿烂的曙光。

但诗意的生活和诗并不是同一概念。说个海子的故事。某日,囊中羞涩的昌平海子进到餐馆对掌柜的说,我在店中朗诵诗,掌柜的请赏啤酒一瓶。答曰:你不在小店诵诗,两瓶相赠。那是一个海子追随者众、俗世充满诗意的年代,而诵读诗歌却似乎和“诗意生活”相悖。

显然,面对不同人群的审美偏好,面对利益的现实选择,仅有诗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用行动来驱逐随风懈怠的岁月,无论是群体向往,还是个人情愫,甚至是品位、价值辨识,都需要重构诗意的时光。

文化点评 朝阳

神曲点击量破千万 运营团队不可或缺



据文汇报 半年前凭借合唱歌曲《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火遍网络的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以及指挥金承志,新歌《感觉身体被掏空》发布当天晚上,视频点击量破千万,视频首发几乎囊括了所有互联网平台。

在彩虹合唱团的运营成员叶澄波看来,这一曲的策划长达半年,其间合唱团通过一些商业案例不断积累经验,在正式演出前做了精选策划,包括请到演员黎明来在歌曲中念一句旁白等。该曲通过音乐会现场同步直播、在各大社交平台和视频网站全线铺开,爆红路径在互联网营销中成为值得讨论的案例。

点评 而今,互联网已经成了歌曲的重要传播渠道之一。通过各类新媒体渠道产生生活题效应,通过各类社交媒体与受众互动,从留言、弹幕到视频直播,各类新的传播形式,拉近了歌曲创作团队和受众之间的距离,也使得创作方更加了解受众喜好。

就如同歌词里唱的“起来征战北五环,我家住在回龙观,沙发是我港湾”,道出了多少北漂心声,在北京中关村后厂村路上的奔波者们,想必听后定然有所共鸣。

由此可见,在互联网时代,一首好歌如果想要成功,不仅需要歌手、作词作曲者,还需要熟悉互联网思维和模式的运营团队,方能达到事半功倍传播效果。当然,对于歌曲而言,不是网络词汇越多就越越好,即便是网络歌曲,也要尊重基本的艺术规律。

第十九届北京国际音乐节 10月开幕

首尝“跨界”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

本报讯 (记者赵亮)8月3日,记者在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基金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十九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在10月9日至29日进行,在为期21天的时间内将奉献21套30场精彩演出,涵盖从歌剧、交响乐、民族、跨界等多重形式。

据悉,今年音乐节将以“传承之乐、新锐之音”为主题,以丰富的视角展现古典音乐在当代的发展趋势。本届音乐节不仅将推出英国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的《仲夏夜之梦》这部20世纪歌剧瑰宝,在欧洲舞台轰动首演荷兰作曲家兼导演米歇尔·范·德·阿的3D迷你歌剧《湮灭》则让中国观众大开眼界,感受当今最前沿的歌剧表现形式。同时还将以全新的舞台理念,通过时下流行、前卫的戏剧表演手段与高科技结合起来展现莫扎特的歌剧杰作《唐璜》。

在感受“新锐之音”外,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传承之乐”中不乏亮点,10月26、27、28日俄罗斯指挥大师弗拉基米尔·费达谢耶夫将率莫斯科柴科夫斯基交响乐团带来柴氏交响曲全集,10月23、24日捷克爱乐乐团则在指挥家基里·贝洛拉维克棒下演绎德沃夏克专场音乐会。此外,10月17日深圳交响乐团与殷承宗、宋思衡、刘孟捷、王雅伦三代中国钢琴家联袂演绎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作品。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历史上曾多次推出有作曲家纪念性主题演出。恰逢今年是伟大的英国剧作家、诗人、文学家威廉·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本届音乐节将首次尝试“跨界纪念”,对这位文化巨人表达深切的敬意。除了布里顿歌剧《仲夏夜之梦》的中国首演外,本届音乐节还将上演一系列与莎士比亚戏剧题材有关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在10月10日西澳大利亚交响乐团音乐会上海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序曲》,以及10月22日由广州交响乐团、广州青年交响乐团带来的莎士比亚专场音乐会,将演奏包括柴科夫斯基《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施特劳斯的交响诗《麦克白》、威廉·沃顿的《皆大欢喜》以及沃恩·威廉斯根据《威尼斯商人》创作的交响咏叹调《天籁》。

视线

音乐剧《焦裕禄》:用“真实”演绎“真情”

本报记者 徐新星 本报实习生 赵文文

“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绝不离开这里。”“假如能再有‘十三年’,该有多好……”7月25日下午,大型原创音乐剧《焦裕禄》在徐州新城会议中心巡演,该剧也成为徐州市委“情景党课”中的一个鲜活教材。

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制作演出的音乐剧《焦裕禄》借鉴百老汇音乐剧的成功经验,用国际化艺术形式诠释本土化的人物故事,融合音乐、舞蹈、戏剧、高科技等综合艺术手段,并融入兰考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麒麟舞”,以全新的创意和高水准的舞台制作,再现了焦裕禄的事迹。

该剧从焦裕禄对家人的殷殷亲情,对百姓

的深切关爱,展示其人格魅力和忘我奉献的精神。剧情从当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泡桐树下的回忆展开,展现了他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带领群众与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作斗争,身患癌症仍坚持在工作一线的感人事迹。

剧中,1962年,无情的灾害接二连三地扫荡着豫东的兰考县,留下了满目疮痍。春节原本是团聚的日子,但兰考火车站周边却聚满了逃荒的百姓,凛冽的寒风中,焦裕禄带着家人逆向而来。眼前的景象深深地刺痛了焦裕禄的心,他默默地发誓:“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绝不离开这里。”

医治兰考的征途开始后,焦裕禄深入群众“寻医问药”。他用双脚丈量了兰考5000平方公里土地,足迹踏遍120个大队,24万亩沙荒……

1964年正月,匆匆结束了探亲的焦裕禄

带着省级劳模一行人回到兰考,面对除“三害”的初见成效和百姓们热情高涨地装点早已破烂不堪的县委办公室,他感触良多!他实现了要为百姓过个年的诺言。兰考的元宵节,麒麟舞、彩旗飘,在欢乐的人群中,焦裕禄却忍着剧烈的肝痛悄悄消失在火车的长鸣中……

留驻之际,往事如滚滚洪流在焦裕禄的心头翻卷,他有太多的梦想没有来得及实现……他记得自己曾经的呐喊:“不制服兰考的‘三害’,死不瞑目!”他记得对母亲的承诺,对妻子的愧疚,更记得视自己如亲人的兰考百姓。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走完了他人生短暂的42年。

“我演外公演了30多场,正所谓血浓于水,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才感觉到与外公是如此的亲近。”在徐州的巡演中,剧中焦裕禄的

扮演者正是焦裕禄的外孙、中国歌剧舞剧院男中音歌唱家余音。余音接受采访时说,这部音乐剧不是一部口号戏,而是用音乐和故事告诉人们,焦裕禄是如何与人民群众在一起的。

全剧通过赋予语言化的音乐性唱段表达人与天、人与天、人与命运的情感舒张。新颖的演出形式恢弘大气,实现了现代高雅艺术与焦裕禄精神的完美结合,既给观众以精美、现代、立体的艺术享受,又表现了英雄人物苦于为民、克己奉公、忠孝难全的人格魅力,真实的细节与情感引起了观众们的深思,起到了很好的洗涤心灵、净化思想的作用。

一位党员干部观看该剧后说:“每一首歌曲都让我感动,每一段对白都让我震撼,看过不少关于焦裕禄的影视作品,但这台剧目让我更真实地走近焦裕禄,读懂了老典型。”